

揽胜荆州

海子湖,我灵魂的栖息地

□ 罗定坤

夏日骄阳似火,我手持凉伞,漫步海子湖畔。微风送爽,撩动着我心底的感慨与温情。海子湖,这片滋养我童年的水域,历经岁月洗礼,依旧以它独有的姿态诉说着往昔,展现着大自然的魅力。

湖水清波荡漾,似一块巨大翡翠镶嵌在荆州大地。阳光洒下,闪烁神秘光芒。水鸟掠过,叫声清脆,为湖畔添了几分灵动。远处汽艇巡游,掀起波涛,汽笛声悠悠回荡,宣告着海子湖的宽广深邃。

沿湖公路平坦,如黑色绸带环绕,汽车、客车、三轮车和老人代步车在这条公路上穿梭不停,它们或疾驰如风,或缓行似歌,与湖水共同绘就一幅和谐画卷。

站在湖畔,思绪翻涌。我自小在湖边长大,对它情感深厚。小时候的记忆中,岸边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,长满杂草,风吹过似绿色波浪。湖水清澈,能看见湖底的鹅卵石和青草,小鱼在水草间穿梭嬉戏……

离岸较近的地方,是一片茂密的荷叶。每到夏天,那些荷叶便会如绿色的伞盖般铺展开来,形成一片绿色的海洋。荷花亭亭玉立,含苞时似羞涩少女,盛开时散发芬

芳,引得蜂蝶飞舞。我和小伙伴常划船穿梭在这片荷叶之中,采摘莲蓬。歌声在湖面回荡,那是我们无忧无虑的乐园,承载着童年的欢笑与梦想。

海子湖至今韵味独特,湖中央菱角密布,菱角叶如绿色地毯铺满湖面,野菱角与红菱角相映成趣。

每逢暑假,海子湖便成了我和表姐的欢乐天地。我们划着腰盆穿梭在菱角叶间采摘。欢声笑语与菱角清香交织成夏日乐章。中午掰开嫩菱角,清甜人心,是最难忘的美味。直到下午四点钟,才满载而归,划向岸边,等待妈妈的迎接。那温馨的场景,至今难忘。

海子湖不仅菱角丰盈,更是鱼类的天堂。春季涨水,我会背着小竹罩,提着小鱼篓,到岸边罩鱼。我小心靠近,将竹罩放下,等待鱼儿自投罗网。有时罩到白鲢、草鱼、鲫鱼等温顺的鱼,有时也会罩到力大的黑鱼,我便与它斗智斗勇,成功后满是自豪和满足,这是我童年生活中最珍贵的收获。

时光流转,岁月变迁,海子湖依旧宁静美丽。它见证了我的成长,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到意气风发的少年,再到

如今历经沧桑的老人;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迁,从曾经的宁静乡村到如今的繁华景象。每次来到这里,我都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,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下了脚步,让我可以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。

我爱海子湖,不仅因为它给予了我童年的欢乐与记忆,更因为它是我心中永远的净土,是我灵魂的栖息地。它用丰饶的物产滋养了我,用无尽的欢乐陪伴了我,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力量和勇气。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离开了海子湖,踏上了求学与工作的道路。这一走,便是几十年。在异乡的日子里,海子湖始终是我心中的牵挂,是我乡愁的寄托。

如今,我已退休,终于又回到了海子湖的怀抱。我在湖边不远处居住,每天饭后,都会沿着湖边的路漫步。看着熟悉的湖面,闻着清新的水气,听着远处传来的渔歌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海子湖,它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,也承载了我的乡愁。在这里,我找到了久违的宁静与安详,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被这湖水洗净。它就像一位老友,默默地陪伴着我,让我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心灵的归属。



夏至辞

□ 林钊勤

正午的阳光,在湖面上破碎
浮现出空荡荡的回响
这让我想起晾在井台边的陶罐,
它肚皮里晃荡的水声,
比一朵花的绽放更响。

他们会取走我眼里的露珠
让我像花儿一样枯萎,在黄昏时
又把我的影子写进晚风
歪歪斜斜刻在晒谷场上。

现在,整条河都站起来了。
在一粒麦子上漫长得逗留
我突然懂得父亲
为何总把月亮亮合成一块冰糖,
在舌尖慢慢化开。

长湖风光。(记者 张梦瑶 摄)

人在旅途

江声千载,犹唤东坡

□ 李清雅

苏公,千年以后,你的脉搏仍在这片热土上跳动。提起黄冈,也许会想到押题密卷,但如果我说黄冈呢?你是否会想到,东坡在这里的一千四百余个日日夜夜。正是在这里,苏轼从人生低谷中站起来,自此东坡成其为东坡。

一到黄冈,便知苏公从未远离这座城市——赤壁大道、栖霞路、东坡问稼、临岸春晓,每一处地名都让人浮想联翩。我想去看看赤壁,那个东坡两次留下名篇的地方。背诗赋免门票的政策,让赤壁之下的吟哦声千年不绝,仿佛时光在此处打了个转,又轻轻荡开。

登上赤壁矶头,赭红色的石壁在阳光下泛着微光。导游说,因河道变迁,当年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”的激流已化作平缓的江水。我摩挲着斑驳的矶石,忽然明白东坡“哀吾生之须臾”的慨叹——自然永恒,而人生代谢。远处,一位老者正用黄冈方言吟诵《后赤壁赋》,抑扬的声调与江风应和,刹那间,时空的界限模糊了。

走下矶头,绕到对面的赤壁赋长廊,一座座石碑静默伫立,字迹或苍劲或斑驳。我缓缓走过,仿佛每一步都在翻阅历史的书页。

出口处,抬头看见门匾上“赤壁之游乐乎”几个大字,不由会心一笑。千年前,东坡泛舟江上,扣舷而歌;千年后,我站在这里,耳边似有苍劲的声音笑问:“赤壁之游乐乎?”

离开赤壁,我前往遗爱湖。这里如今是黄冈的城市客厅,湖畔的东坡纪念馆以现代展陈方式,讲述着苏轼在黄冈的点滴。馆内,一群学生正临摹《黄冈寒食诗帖》,笔锋流转间,仿佛与千年前的东坡隔空对话。

“先生当年就是在破灶里烧湿苇”,讲解员指着展柜里的

复刻本介绍说:“可你看这字,力透纸背的何止是墨痕?”学生们俯身细看,阳光透过窗棂,在他们专注的眉宇间投下斑驳的光影。

黄冈人并未让东坡只活在书本里。每年农历九月,这里举办“东坡文化节”,市民们吟诗作赋,烹制东坡肉,甚至还原宋代点茶技艺。在东坡外滩,常见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吹笛吟诗,或三五好友围坐,以茶代酒,笑谈古今。

停车场里,几位保安正闲聊,见我走近,笑着问:“玩得开心吗?”我点头,他们便絮絮说起赤壁的变迁——“我小时候,这儿还没这么多游客,但东坡的故事,打小就听。”

是啊,黄冈人未必都能背诵《赤壁赋》,但他们按照东坡的方式生活着:慢煮一壶茶,闲看云卷云舒;偶遇陌生人,也能热情相邀。东坡不是耽于山水的隐士,而是与民同乐的智者,这份情愫,早已融入黄冈的市井烟火。

临行前,我坐在路边,看长风掠过树梢,骄阳染红岩壁。恍惚间,似有千年前的吟诵声随风而来——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。”

东坡离开了黄冈,但黄冈从未离开东坡。这片热土上,人们依然在耕种,吟诗,笑谈,如他当年一般。学士帽在纪念馆前晃动,汉服在遗爱湖畔飘飞,而更寻常的,是市集里讨价还价的妇人,江畔垂钓的老者——他们未必知晓自己正延续着某种精神,但这就是最好的传承。

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虽然不是荔枝的季节,但此刻,做一个黄冈人,亦不失为幸事。

发梢轻扬,眉眼微弯,那是东坡的脉搏,仍在这片土地上,安稳跳动。

荔枝树下的光阴

□ 庄俊商

剥开一颗荔枝,白玉似的果肉莹润饱满,甘甜汁液在舌尖迸开,倏忽之间,竟又唤起我心头那荔枝树下的光阴长流,树影摇动,一切如昨。

记得幼时,父亲最喜欢在春天来临后忙碌于荔枝树之间。他腰间别着锋利的小刀,手里捧着新折下的嫩荔枝条,在粗壮的老枝上熟练地削出斜口,又用刀锋轻轻劈开一道缝隙,再将新枝牢牢钉入其中。那时,阳光透过树冠缝隙洒落下来,父亲弯着腰,脊背如同拉满的弓,刀口上留下的树痕,像一只只琥珀色的眼睛,默默注视着父亲一年年重复着同样动作的劳作身影。树皮被剖开,树汁缓缓渗出,与父亲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一道,在春日里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。

待到蝉声聒噪的夏天,荔枝熟了,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,如火焰般簇拥在枝头。我跟着父亲来到果园采摘,天刚蒙蒙亮就出发。露珠无声地凝结在箩筐的铁网上,宛如夜空中遗落的小星斗。父亲在树上攀援采摘,我则在树下仔细拾起那些饱满丰盈的荔枝,小心翼冀推进筐中。他手指粗粝,上面布满茧子,和荔枝树皴裂的老皮相映成趣,让人分不清哪是树痕,哪是岁月刻下的掌纹。父亲偶尔抬头,望见一树沉甸甸的丰盈,便露出满足的微笑,笑容里仿佛饱含了所有荔枝凝聚的甜意。

后来我远走他乡,果园中的光阴也如溪水般默默流淌。再归家时,父亲正领着我那蹒跚学步的小侄儿在树下玩耍。小家伙伸出胖乎乎的手指,好奇地戳着树干上的疙瘩瘤疤,父亲则俯身轻语:“那是树的眼睛,记住咱家的好呢。”侄子仰脸咯咯直笑,父亲也笑,眼角的皱纹如藤蔓伸展,却掩不住笑意中闪烁的温情,宛如阳光穿过枝叶缝隙,轻轻铺洒在祖孙二人的肩头。

父亲拍了拍粗糙的树干,树皮簌簌落下几片,他轻声说道:“人老了,树可还年轻着呢!”我默默咀嚼着父亲的话,又品尝了一颗荔枝——甜味在口中缓缓蔓延开来,这甜里沉淀了三百次日升月落的照耀,无数场雨露风的浸润,还有父亲在树下用骨节撑起光阴的每一道印痕。

树年年生发新绿,人却岁岁添染霜白。然树影婆娑间,光阴终究并非逝水,它沉淀为枝头累累的果实,是生命在时序中默默正其存在。父亲在树下弯腰的一刻,原来正是光阴挺直了脊梁;果实入口清甜的那一刻,即是岁月最终回甘的证明。

树犹如此,人何须悲?光阴的汁液在血脉里循环,它将苦涩酿成蜜,把辛劳刻成花——人虽不能比树更长久,但生命却可以因勤恳的付出而愈发丰盛饱满,如这年年荔果,红透了每段被汗水与慈爱浇灌过的时光。

生活感悟

溫柔的堅持

□ 卢鼎

晨光微启,木槿花便悄然舒瓣,如美人初醒,在篱边檐下凝露自照。《诗经》里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”的赞叹,便落定于此般清丽姿影上。花形似古钟,单瓣复瓣,素白浅紫粉红,皆是天然调和的颜色,于平凡处自生别致风韵——原来草木亦知素朴之美,不逊朱紫。

汉代戴圣在《礼记》中记载:“夏至到,木槿荣;四时兴,长相伴。”道出了木槿与季节的默契。它的花期自五月始,可延续至九月,在漫长的夏日里,以翠绿的叶片托举着娇艳的花朵,一丛丛矗立在骄阳下,不卑不亢。重瓣者尤为可观,层层叠叠的花瓣在阳光下舒展,将生命的华美演绎到极致。那喇叭状的花朵,白的纯粹如雪,黄的灿烂似金,红的艳丽若霞,紫的神秘如雾。雨后初晴时,沾着水珠的木槿更显娇艳欲滴,那晶莹的水珠在花瓣上滚动,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

然而这花开得急,凋得也决绝。朝颜未晞,暮色便悄然爬上花瓣。我曾在园中守候一朵重瓣木槿:晨光里它鲜妍饱满,凝露欲滴;午后日头偏西,边缘已现蜷曲暗影;待到黄昏时分,整朵花竟骤然离枝,坠向大叶黄杨的怀抱,完整如初,却再无生气。李商隐“可怜荣落在朝昏”的叹息,原来并非诗人娇饰的悲悯,而是生命律动里真实的闪电,教人窥见存在与消亡的惊心接壤。

古人称它“断头花”,这名字森然如刀锋寒光,映着死亡之影。民间竟因此避讳,不肯植于门前屋后。然而木槿却自有其不可摧折的韧力:单朵虽短,枝头却日日新苞待放,自仲夏绵延至初冬,以一场浩大的“接力”将短暂连缀成永恒。崔道融诗云“槿花不见夕,一日一回新”,道尽其中坚韧——每一朵花的寂灭,恰为下一个盛放让出位置;每一次凋零,都无声宣告着新生。这循环往复的生机,如长夏蝉鸣不绝,正是“无穷花”别名背后的深意。

世人多爱牡丹芍药的雍容,木槿却以另一种姿态贴近人间烟火。祖母曾采下初绽之花,以清泉浸洗,佐青椒蒜叶翻炒,滑嫩中隐透清香;或裹以薄面入油轻炸,焦脆外壳锁住了柔嫩花瓣,花魂竟在唇齿间苏醒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早已记下:“嫩叶可茹,作饮代茶。”这花不仅可疗肺热咳血之疾,更默默滋养着寻常日子。

木槿花朝开暮落,在晨光与暮色间匆匆走完一生。然而它不忧不惧,只是专注地把今天活成绝响,明日自有后来者续写芳华。杜甫诗言“颜色不如君”,我深以为然——它那份沉默的坚韧,如同在岁月长卷里以温柔之笔划下的铭文:纵使生命仅存朝暮,亦当以全副精神绽放;纵使无人注目,亦要在尘世一角执拗地开着,让美成为无声的抵抗。

木槿花落,整朵离枝而不散,像一场倔强的尊严告别。这草木无言的温柔坚持,原来早已在时光里留下回响——纵使明日花又开,今日这一朵的盛放,亦已是它自己的永恒。

无阳光,叶子不生,无云朵,雨水不落,无雨水,新叶不长,无新叶,花儿不开。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。大地、宇宙、时间、知觉,这一切事物皆在花朵中,花的世界不仅丰富,而且顽强。

推开窗子,一阵沁人的香气便如柔浪般涌了进来。哦,原来窗外的花儿正在悄然绽放。这些花儿们,或悄然绽开于窗台下,或昂然挺立于庭院角落,或幽幽地躲藏在墙根背阴处,它们兀自自生着,绽放着,却全然不曾顾及他人的知晓与否,也不曾在意是否有人欣赏。

花朵的世界,原是这样多彩。每一朵花开的地方,花儿与叶子的形状各不相同,姿态万千。赏花哪里去,最美兰花草。蓝中透紫水边开,微白羞云引蝶来。紫色的兰花草有五片花瓣,每一片花瓣叠加在另一片花瓣上面。花瓣中间有一条深紫色的脉络,把花瓣从中间分开。花朵的根部是一个圆筒形,与张开的五片花瓣组合成一个个留声机,霞光透过树叶飘洒过来,他们便迎着朝阳一起唱着优美的歌曲。花瓣身边狭长的叶子,伸开手臂接收阳光雨露,把养分输送给这美丽灿烂的兰花草。

茂密的绿叶从中点缀着一朵朵紫娇花,如同一群小娃娃躲在绿叶丛中玩捉迷藏,可眼睛却一直睁着呢!粉紫色的紫娇花长在长长的茎上,叶子跟茎一样直立在土地上,茎的顶部托举着六七朵小小的紫娇花。它们围成一个圈,身子使劲向外伸展,几朵花组成了一个亮丽的小舞台。小蛾、小蜜蜂在舞台上忙碌采蜜、玩耍!黄色的金菊如同粉紫色的紫娇花一样长在茎的顶部,花瓣单层,有十五六片呈椭圆形,上圆下窄,花瓣中间是嫩黄色的花蕊,在齿形的绿叶衬托下如同一个个小太阳挂在茎部,把整个草地都染成黄色的了。

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粉色的月见草花儿,每一朵花只有四片花瓣重叠在一起,中间是黑黄相间的花蕊。每一片花瓣总是围在一起向中间靠拢,形成了一个碗状的姿态,这种月见草花朵就是一只只粉色的小碗。旁边长出又细又窄的绿叶,默默无声地陪伴它们。远看这一片花草世界就是繁星点点的画面,使你驻足久望,不动双脚。

还有很多大小、颜色、形状不胜枚举。花儿无论聚在一起,还是分散在角落偏僻之处,见到绿叶就会有花的存在,见到花儿的身影,便可以看见一个全新的世界,沉湎在全新的世界中,便会感受到无私奉献的力量,他们从不索取,只需要大家静下心来,慢慢欣赏。

野花儿自生自灭于道旁沟壑,任风吹雨打,它们却昂着小小的头颅,倔强地展现着点点颜色,如同散落人间的星辰,顽强地宣告着卑微的生命也有高贵的尊严。最令人心痛的却是那些被人随手折下,随后又遭随意弃置的花朵了。这些花儿们原本在枝头生机勃勃,却陡然遭受挫折,身不由己地离开生命之根,旋即被弃置路旁,只留下被践踏后零落成泥的宿命——生命之根被斩断,连那点瓶中的安稳也成了奢望。

花的世界,原来如此顽强与执着。它不需要旁人的关注,也不需要刻意的呵护,更不在乎是否有人欣赏。花开不为谁眠,只是生命本真地要绽出颜色,要占住那点属于自己的光阴。当一朵花在无人角落,把积蓄的力量化作花瓣舒展,这无声的宣言,便足以撑开整个春天。

人也一样,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中间不能望而怯步,要重拾起内心的坚强,边绽放自己边回首默默奉献的队友,不仅仅为了自己更要努力向阳而生,同时也为了回报身边的每一位支持者!

花的世界,叶的菩提,人的一生,宇宙的一切都是命运共同体,让大家一起被看见,被欣赏!

亲情随笔

木门板后的身高线

□ 付令

一道,一道,又一道,老家那扇木门板后的身高刻度线,就像向上攀援的阶梯,承载着无数往昔时光的片段。

那扇木门,坐落在山坳里的工厂家属区一栋通廊式板楼的四楼。门朝东开,正对着连绵起伏的青山。晨曦初现,阳光便穿透薄雾,温柔地洒在我头顶上,给这个平凡的小世界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光柱也透过了门楣玻璃,透过它,日出日落,四季更迭。门后,一颗不起眼的钉子默默坚守,那是报夹的栖息地。每当新一期的电视报挂上,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,那上面不仅有每天的节目预告,更像一根维系外部世界的纽带。

从1.29米开始,那些由低到高的刻度线,是我成长的轨迹。那时,我刚踏入小学的门槛,世界对我来说,既新奇又陌生。第一次量身高,像是一次庄重的仪式。父亲取出有机玻璃三角尺,母亲用尺子比齐我头顶,再用钢笔沿尺右边画上一条短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些线条逐渐攀升。小学毕业时,我已经长到了1.6米,站在镜子前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即将迈入青春门槛的身影。

进入初中,测量身高的频率变得更加频繁。母亲总是乐此不疲,她似乎比我还要期待每一次测量的结果。每当发现我又长高了一点,她的眼中总是闪烁着难以言喻的喜悦。体育老

师,那个年轻帅气的大哥哥,他的教学充满活力与创意,总能用各种方法激发我们对运动的热爱。他告诉我们,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,身体发育会很快,而练习摸高有助于生长发育。于是,我便成了走廊上那个努力起跳并触摸杠子的身影。当邻居家的姐姐偶然间发现我的小心思时,那份青涩与害羞让我瞬间收敛了动作,从此,摸高成了我心中的一段隐秘。

初中三年,我几乎月月都在长高,初中毕业时已到1.73米。高中,是冲刺的最后阶段,虽然增长的幅度不再像之前那样显著,但那份期待却丝毫未减。在高三毕业的那个夏天,我的身高定格在了1.755米,比父亲矮一点,体重50千克,也略微显瘦,多少有点遗憾。带着这份成长的礼物,我离开了家,踏上了前往大学的征途。不想在大学时期又长高了一点点,可惜没能再刻在门板上。

如今,父母已随我在外地定居,老家的那扇木门也被替换成了更加现代、坚固的金属框架门。那些曾经见证我成长的身高线,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了视线。然而,在我心中,它们却从未消失,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清晰。每一次回想起那些线条,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段纯真而又充满希望的时光,以及那份来自家的温暖与力量。木门板后的身高线,已无声地刻画下一个关于成长、梦想的故事。